

《汾河湾》（一名：《仁贵打雁》）

主要角色

薛仁贵：老生
柳迎春：正旦
薛丁山：娃娃生

情节

唐，薛仁贵投军多年不归，其妻柳迎春生子薛丁山，长大后每日打雁奉养母亲。薛仁贵在战场立功受爵，回乡探望柳迎春，行至汾河湾，恰遇薛丁山打雁，见其好箭法，正在惊讶。突然一猛虎奔至，薛仁贵为护薛丁山，急发袖箭，不料却误伤薛丁山，仓皇逃走。至寒窑，夫妻相会时，薛仁贵见床下有男鞋，疑其妻不贞，柳迎春乃告系子薛丁山所穿，薛仁贵欲见子，始知方才在汾河湾射死的孩子就是己子薛丁山，夫妻悲伤不已。

根据1938年【国乐唱片】14面录音整理：张吾翼饰薛仁贵，顾珏孙饰柳迎春。

【第一场】

（柳迎春上。）
柳迎春（引子） 儿夫投军无音信，母子寒窑受苦情。
（念） 儿夫去投军，终日挂在心。寒窑生一子，打雁度光阴。
（白） 奴家，柳迎春。配夫薛仁贵，自从投军一十八载渺无音信。是奴在寒窑生下一子取名丁山，每日在汾河湾前打雁奉养于我，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将娇儿唤将出来。
丁山儿哪里？
薛丁山（内白） 来了！
（薛丁山上。）
薛丁山（念） 我父去长安，一去十八年，寒窑生下我，取名叫丁山。
（白） 参见母亲。
柳迎春（白） 罢了，一旁坐下。
薛丁山（白） 谢坐。
柳迎春（白） 儿啊，你看今日天气晴和，还不到汾河湾前打雁？
薛丁山（白） 孩儿不去了。
柳迎春（白） 儿为何不去？
薛丁山（白） 夜梦不祥，故而不去了。
柳迎春（白） 儿小小年纪说什么夜梦不祥，娘有一言儿且听了。
柳迎春（西皮原板） 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
全仗儿打雁养娘亲。
将弓带和鱼镖于儿带定，
莫等到红日落儿要早早回程。
薛丁山（西皮摇板） 辞别母亲出窑门，
汾河湾前把雁寻。
柳迎春（白） 儿要早去早回。
（薛丁山下。）
柳迎春（西皮摇板） 一见娇儿出窑门，
倒叫为娘挂在心。
撩衣且把寒窑来进，
等候丁山转回程。
（柳迎春下。）

【第二场】

(薛丁山上。)

薛仁贵 (西皮摇板) 催马来在汾河湾,
见一顽童打弹玩。
弹打南来当头雁,
枪挑鱼儿水面翻。
为军这里下走战,
再与顽童把话言。
(白) 那一顽童在此作甚?

薛丁山 (白) 在此打雁。
薛仁贵 (白) 但不知一弹能打几雁落地?
薛丁山 (白) 一弹能打双雁落地。
薛仁贵 (白) 为军不信, 打来看。
薛丁山 (白) 你且站定了!
(西皮散板) 你要不信抬头看,
又见双雁落地川。

薛仁贵 (白) 哎呀且住! 小小顽童有此本领, 将他收下以后也好做一膀臂。
那一顽童, 一弹能打双雁落地不足为奇, 为军的一弹能打三雁落地。

薛丁山 (白) 我却不信。
薛仁贵 (白) 打来你看。
(虎形上。)

薛仁贵 (白) 哎呀且住。山下来了一只猛虎恐伤顽童, 是我带定袖箭, 待我将虎射死, 顽童闪开, 猛虎来也!

(薛丁山中箭, 虎形背薛丁山。)

薛仁贵 (白) 哎呀且住! 实指望将虎射死, 不想误伤顽童, 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停, 待我拉马走去。

(薛仁贵下。)

【第三场】

(柳迎春上。)

柳迎春 (西皮导板) 娇儿打雁无音信。
(西皮慢板) 为什么一阵阵坐卧不宁?
我只得出窑外把娇儿唤定。
(西皮慢板) 见红日已过午不见娇儿回程。

(薛仁贵上。)

薛仁贵 (西皮流水板) 适才离了汾河境,
一马儿来在柳家村。
勒住丝缰来观定,
(西皮摇板) 见一位大嫂坐窑门。
荆钗布裙容颜整,
好似我妻柳迎春。
翻身下了马能行,
再与大嫂把话云。
(白) 大嫂请来见礼。

柳迎春 (白) 还礼, 军爷敢是失迷路途的?
薛仁贵 (白) 请问大嫂, 此出可有柳家村?
柳迎春 (白) 军爷请看, 前面也是柳家村, 此处也是柳家村,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薛仁贵 (白) 就是那柳迎春。
柳迎春 (白) 柳迎春?
薛仁贵 (白) 正是。
柳迎春 (白) 此人离此不远, 军爷你问他作甚?
薛仁贵 (白) 是我与他丈夫同营吃粮, 托我带来万金家书故而动问。
柳迎春 (白) 军爷, 我与那柳迎春相去不远, 你将书信交付于我, 我于你带去就是。

薛仁贵 (白) 我那薛大哥言道：此信要面交本人。

柳迎春 (白) 不见本人呢？

薛仁贵 (白) 原书带回。

柳迎春 (白) 军爷请少待。

薛仁贵 (白) 请便。

柳迎春 (白) 哎呀且住！儿夫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取，怎奈衣裳有些褴褛，这……便怎么处，我自自有道理。

薛仁贵 (白) 军爷，我与你打个哑谜你可晓得？

柳迎春 (白) 这哑谜么，略知一二。

薛仁贵 (白) 如此远看？

柳迎春 (白)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薛仁贵 (白) 这近处呢？

柳迎春 (白)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薛仁贵 (白) 不敢，仁贵之寒妻。

柳迎春 (白) 来，来，来重见一礼。

薛仁贵 (白) 方才见过礼了。

柳迎春 (白)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

薛仁贵 (白) 好一个礼多人不怪，你拿我的书信来呀。

柳迎春 (白) 大嫂你也少待。

薛仁贵 (白) 军爷请便。

柳迎春 (白) 哎呀且住！想我薛仁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她的贞节如何，看四下无人不免调戏她一番。

薛仁贵 (白) 大嫂对你实说了吧，薛大哥先前借了我十两银子，屡讨未还，把大嫂卖于我了。

柳迎春 (白) 有何为证？

薛仁贵 (白) 有字据为证。

柳迎春 (白) 拿来我看。

薛仁贵 (白) 慢来，看你变脸变色，字据到了你手，那还了得。

柳迎春 (白) 依你之见？

薛仁贵 (白) 去到前村，请来三老四少同拆同观。

柳迎春 (白) 此言当真？

薛仁贵 (白) 当真。

柳迎春 (白) 果然？

薛仁贵 (白) 哪个骗你不成！

柳迎春 (哭头) 啊，狠心的强盗呀！

(西皮流水板)

柳迎春 (白) 心中只把儿夫恨，
这他不该将我卖于人，
低下头来心自审，
军爷，那旁有人来了！

薛仁贵 (白) 在哪里？

柳迎春 (白) 在那里，喂！

(柳迎春撒土。)

柳迎春 (西皮摇板) 慌忙关上寒窑的门。

薛仁贵 (西皮摇板) 贤妻不必胆怕惊，
我是仁贵转家门。

柳迎春 (白) 喂！

(西皮流水板)

柳迎春 (白) 先前说是书信，
又说儿夫转回程，
你说的明来重相认，
你说不明来就快离窑门。

薛仁贵 (西皮导板) 家住绛州县龙门，
(西皮原板) 薛仁贵好命苦无亲无邻。
幼年间父早亡母又丧命，
抛下了仁贵无处把身存。

常言道姻缘一线定，
柳家庄上招了亲。
你的父嫌贫心太狠，
将你我二人赶出了门庭。
夫妻们双双无投奔，
(西皮二六板) 破瓦寒窑暂存身。
每日在窑中苦难忍，
无奈何立志去投军。
(西皮流水板) 结交下兄弟们周青等，
跨海征东把贼平。
幸喜得狼烟俱扫净，
保定圣驾转回京。
前三日修下了辞王本，
特地回来探望柳迎春。
我的妻你要还不肯信，
来来来，算一算，连来带去十八春。

柳迎春 (白) 呀！
(西皮摇板) 开得窑门重相认，
好似枯木又逢春。

(白) 薛郎你可好哇？

薛仁贵 (白) 我好，你可好？

柳迎春 (白) 我也好呀。

薛仁贵 (白) 好就好。

柳迎春 (白) 薛郎几载未见，你的胡须倒长成了。

薛仁贵 (白) 你也苍老了，有道是：
(念) 少年子弟江湖老，
柳迎春 (念) 红粉佳人白了头。

薛仁贵 (白) 彼此？

柳迎春 (白) 一样！

薛仁贵、柳迎春 (同笑) 啊哈哈！

柳迎春 (白) 薛郎你临行之时有几句言语，可还记得？

薛仁贵 (白) 我倒忘怀了。

柳迎春 (白) 是你言道：此番前去投军，若是不做官便不回来见我。如今既然回来，但不知你做了什么官儿呢？

薛仁贵 (白) 再也不要提起做官，早去三日也好，晚去三日也好……

柳迎春 (白) 不迟不早刚刚的凑巧。

薛仁贵 (白) 凑巧么倒是凑巧，只是得了一名马头军。

柳迎春 (白) 薛郎，这马头军有多大的前程。

薛仁贵 (白) 前程大得很。

柳迎春 (白) 有多少品呢？

薛仁贵 (白) 算来么，有七十八来品。

柳迎春 (白) 哎呀妙哇！儿夫不做官便不做官，若是做了官就有七十八来品喏，薛郎但不知你这马头军可管些什么？

薛仁贵 (白) 还是于人家看马。

柳迎春 (白) 怎么，还是于人家看马？

薛仁贵 (白) 与在家一样。

柳迎春 (白) 有心胸。

薛仁贵 (白) 本来的有心胸。

柳迎春 (白) 有志气。

薛仁贵 (白) 这志气还小吗？

柳迎春 (白) 哎呀天呐！指望儿夫回来改换门庭，谁想他去了一十八载，还是于人家看马，想我柳迎春好不命苦哇！

薛仁贵 (白) 哎！我不回来盼我回来，如今回来了，又是这鼻子脸子的，我住它三天五日还是出外！

柳迎春 (白) 薛郎，我公婆下世之后葬在何处？

薛仁贵 (白) 葬在龙头山。

柳迎春 (白) 据我看来不叫龙头山。

薛仁贵 (白) 叫什么山呢？

柳迎春 (白) 叫马头山。

薛仁贵 (白) 为何叫马头山？

柳迎春 (白) 你想呀，你在家的时节，便是于人家看马，去了一十八载还是于人家看马，岂不是马头山吗？

薛仁贵 (白) 龙头山。

柳迎春 (白) 马头山。

薛仁贵 (白) 龙头山。

柳迎春 (白) 马头山。

薛仁贵 (白) 就算马头山。

柳迎春 (白) 这也是你们家坟地里的风水。

薛仁贵 (白) 柳氏，我岳父岳母下世葬埋在何处？

柳迎春 (白) 葬埋在凤凰山！

薛仁贵 (白) 据我看来也不叫做凤凰山。

柳迎春 (白) 叫什么山呢？

薛仁贵 (白) 叫做穷苦山。

柳迎春 (白) 何为穷苦山？

薛仁贵 (白) 你想啊，我在家的时节，你是这样受穷受苦，如今出外一十八载回来，还是这样受穷受苦，岂不是穷苦山吗？这也是你们家坟地里的风水。

柳迎春 (白) 还是凤凰山。

薛仁贵 (白) 穷苦山。

柳迎春 (白) 凤凰山。

薛仁贵 (白) 就算是凤凰山。

柳迎春 (白) 薛郎，你离家一十八载，为妻在寒窑受苦，我为的是哪个？

薛仁贵 (白) 我晓得你为的是哪一个？

柳迎春 (白) 我为的就是你呀。

薛仁贵 (白) 我在外面一十八载，受尽风霜之苦，我为的是哪个？

柳迎春 (白) 我晓得你为的是哪个？

薛仁贵 (白) 我也为的是你呀！

柳迎春 (白) 怎么你为的是我哇？

薛仁贵 (白) 我不是为你，难道我为这破瓦寒窑不成吗？

柳迎春 (白) 我乃受苦之人，你、你、你不要把话来气我呀！

薛仁贵 (白) 我乃受了风霜之人，你不要把话来呕我呀！

柳迎春 (白) 喂呀！

薛仁贵 (白) 薛礼呀，薛礼，这就你不是了，夫妻见面就该欢喜才是，怎么呕起她来了？柳氏不要啼哭，我于你带来一件好物件来了！

柳迎春 (白) 你还有什么好物件，无非是马刷子、马嚼子、马鞭子、马蹬子！

薛仁贵 (白) 不要在马的身上打搅，拿去看来。

柳迎春 (白) 我当是什么好东西，原来是一块生黄铜，吃又吃不得用又用不得，待我将它抛了吧！

薛仁贵 (白) 哎！拿过来吧！这是我保定唐王征东有功，这是平辽王的虎头金印，象这样的生黄铜你们家有几块？乡下人，不开眼！

柳迎春 (白) 薛郎，适才为妻的未曾看得清楚，你拿来我再看上一看。

薛仁贵 (白) 生黄铜就不必看了。

柳迎春 (白) 我再看上一看。

薛仁贵 (白) 好拿去看来小心了。

柳迎春 (白) 薛郎这就好了。

薛仁贵 (白) 怎么好了？

柳迎春 (白) 你我夫妻有了这块金子，拿到市上换些银钱买些柴米，够你我夫妻吃上半辈子的了。

薛仁贵 (白) 你拿过来吧！难道把我平辽王吞到腹内不成？

柳迎春 (白) 薛郎，为妻我是饿怕了。

薛仁贵 (白) 柳氏，说了半日为丈夫有些干燥，拿些香茶来用。

柳迎春 (白) 寒窑哪有香茶，我们吃的是白开水。

薛仁贵 (白) 白开水也好拿来我用。

柳迎春 (白) 待我于你取来。

(西皮摇板) 双手捧过水一樽，
送于儿夫他下咽。

薛仁贵 (西皮摇板) 用手接过白滚水，
将它泼到地埃尘。

(白) 都凉了！

柳迎春 (白) 不要糟蹋我的东西。

薛仁贵 (白) 我腹中有些饥饿，有什么好菜好饭拿来我用？

柳迎春 (白) 我们吃的是鱼羹。

薛仁贵 (白) 什么叫做鱼羹？

柳迎春 (白) 鲜鱼做的。

薛仁贵 (白) 好拿来我用。

柳迎春 (白) 待我于你取来。

(西皮摇板) 忙将鱼羹拿在手，
送于儿夫他尝尝新。

薛仁贵 (西皮摇板) 用手接过鲜鱼羹，
这样腥臭实难闻。

(白) 都臭了。

柳迎春 (白) 无有造化！

薛仁贵 (白) 是我鞍马劳顿，你我安歇了罢。

柳迎春 (白) 待我于你扫扫后窑。

薛仁贵 (白) 怎么还有后窑？

柳迎春 (白) 薛郎呀！

(西皮摇板) 是你离家十八春，
妻在寒窑受苦情。
今日等来我是明日也等，

薛仁贵 (白) 我回来了。

柳迎春 (白) 薛郎啊！

(西皮摇板) 等你回来，

(回龙) 我好做一个夫人。

(柳迎春下。)

薛仁贵 (西皮摇板) 柳氏因何面带春，
莫非相交有情的人？
出得窑门来观定，
窑外并无一个人。
将马拴在柳林下，
鞍轭放在地埃尘。
进得窑门观动静，
见只男鞋事有因。

(白) 啊呀，且住！想我仁贵离家一十八载，她这只男鞋是哪里来的？我不免将她唤出，问个明白便了。

柳氏，你与我走出来哦！

柳迎春 (内白) 来了。

(柳迎春上。)

柳迎春 (西皮摇板) 方将后窑掸扫净，
薛郎呼唤为何情？

薛仁贵 (白) 你呀，就是与我死！
 (薛仁贵举剑。)

柳迎春 (白) 薛郎，你将为妻的唤将出来，一言不发举剑就砍，难道说我与你做出什么丑事不成？

薛仁贵 (白) 你自己做的事还来问我，你呀就是与我死！

柳迎春 (白) 薛郎，我来问你，有道是拿贼？

薛仁贵 (白) 要赃。

柳迎春 (白) 捉奸呢？

薛仁贵 (白) 要双呀！

柳迎春 (白) 好，你拿我的赃证来，不用你杀我自己会死。

薛仁贵 (白) 哈，还要赃证么？自有你的赃证，这就是你的赃，这就是你的证！你呀，就是与我死！

柳迎春 (白) 哎呀，我当为了什么，原来为我儿子的一只鞋呀，待我气他一气！
 啊，薛郎。难道说你这就为这穿鞋的人儿吗？

薛仁贵 (白) 我不为这穿鞋的，难道我还为这穿靴子的不成吗？

柳迎春 (白) 啊，薛郎。这穿鞋的人儿他比你强的多呀！

薛仁贵 (白) 他是比我强的多呀，如今有了这个讨厌的东西不中用了。

柳迎春 (白) 不但比你强，我还靠着他吃穿呢。

薛仁贵 (白) 是啊，你若指着，我，我也把你饿干了。

柳迎春 (白) 薛郎，有一桩新鲜的事儿。

薛仁贵 (白) 还有什么新鲜事儿？

柳迎春 (白) 到了晚来。

薛仁贵 (白) 怎么样呀？

柳迎春 (白) 我还与他一床同睡。

薛仁贵 (白) 哎呀呀，你不死我来死！

柳迎春 (白) 薛郎，难道你真忘怀了？

薛仁贵 (白) 当真忘怀了！

柳迎春 (白) 是你临行之时，为妻身怀有孕刚刚三月可是有的？

薛仁贵 (白) 不错，有的有的。

柳迎春 (白) 你也曾言道，生男名叫“丁山”，养女名叫“金莲”，从你走后未及七月，为妻在寒窑生下一子取名丁山，今年一十七岁，薛郎这一十七岁的汉子，这只男鞋穿得穿不得？

薛仁贵 (白) 这一十七岁的汉子正穿，正穿！

柳迎春 (白) 哎呀，天呀，儿夫不在家中，我就做出这样丑事，如今不用你杀我自己死了吧！

薛仁贵 (白) 妇道人家男刀动杖，成个什么样儿啊？

柳迎春 (白) 我柳迎春再也不敢养儿子的了哇！

薛仁贵 (白) 薛礼呀，薛礼！你真真是岂有此理。你还是个平辽王，做出这样的事来这样莽撞，上前赔个礼儿也就是了。
 啊，柳氏，适才为丈夫言语冒犯这厢赔礼了，喏喏这厢有礼了！

柳迎春 (白) 喂呀！

薛仁贵 (白) 这厢跪下了。

柳迎春 (白) 薛郎我与你作耍。

薛仁贵 (白) 哎呀，耍出汗来了。话已说明，将你我的儿子唤将出来，叫他见见这不成器的老子。

柳迎春 (白) 你我的儿子到汾河湾前打雁去了。

薛仁贵 (白) 我来问你这汾河湾前，可有别家的孩童前去打雁？

柳迎春 (白) 就是你我的儿子他会打雁。

薛仁贵 (白) 柳氏这里来，我来问你儿子他头上？

柳迎春 (白) 瓜帽。

薛仁贵 (白) 身穿？

柳迎春 (白) 布衫。

薛仁贵 (白) 左手？

柳迎春 (白) 弹弓。

薛仁贵 (白) 右手?
 柳迎春 (白) 鱼镖。
 薛仁贵 (西皮导板) 听一言来吓掉魂,
 (叫头) 丁山, 吾儿, 儿啊!
 柳迎春 (白) 我是儿子他的娘哦!
 薛仁贵 (西皮散板) 冷水浇头怀抱冰。
 适才路过汾河境,
 见一顽童打弹能!
 柳迎春 (白) 薛郎, 那就是你我的儿子。
 薛仁贵 (白) 我晓得呀!
 (西皮散板) 弹打南来当头雁,
 枪挑鱼儿水面分。
 柳迎春 (白) 薛郎, 少时他就回来了,
 薛仁贵 (白) 他不能回来了!
 (西皮散板) 有心实言对她论,
 又恐怕坏受苦的人。
 (白) 啊呀, 妻呀! 适才为丈夫路过汾河湾前, 见一顽童在那里打雁, 又见山上来了
 一只猛虎恐伤顽童, 是我腰中带定袖箭, 本想将虎射死, 谁想将你我的儿子……
 柳迎春 (白) 怎么样?
 薛仁贵 (白) 射死了。
 柳迎春 (白) 啊呀!
 (西皮导板) 听一言心不定,
 (叫头) 丁山, 我儿, 啊呀, 儿啊!
 薛仁贵 (白) 我是儿子他的老子!
 柳迎春 (西皮散板) 幽幽顶上走三魂。
 恨你不过下口咬,
 看你心疼不心疼。
 (薛仁贵、柳迎春同下。)
 (完)